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

第三回 三千里孝子走風塵 一封書義僕托幼主

上回書交代的是安老爺因本管的河工兩次決口，那河道總督平日又合他不對，便借此參了一本，「革職拿問，帶罪賠修」，將安老爺下在山陽縣監。雖說是安頓在土地祠不至受苦，那廟裡通共兩間小房子，安老爺住了裡間，外間白日見客，晚間家人們打鋪，旁邊的一間小灰棚，只可以作飯菜，頓頓茶水。安太太租了幾間飯店，暫且安身。幸而是個另院，還分得出個內外。只是那賠修的官項，計須五千餘金，後任工員催逼得又緊，老爺兩袖清風，一時那裡交得上？沒奈何，只得寫了家信，打發梁材進京將房地田園折變。且喜平日看文章的這些學生裡頭，頗有幾個起來的，也只得分頭寫信，托他們張羅，好拼湊著交這賠項。一面就在家信裡諭知公子：無論中與不中，不必出京，且等看此地官項交完，或是開復原官，或是如何，再作道理。梁材候老爺的信寫完封妥，收拾了當，即便起身。那老爺、太太自有一番的囑咐不表。列公，你看，拿著安老爺這樣一個厚道長者，辛苦半生，好容易中得一個進士，轉弄到這個地步，難道果真是「皇天不佑好心人」不成？斷無此理！大抵那運氣循環，自有個消長盈虛的定數。就是天，也是給氣運使喚著，定數所關，天也無從為力。照這樣講起來，豈不是好人也不得好報，惡人也不得好報，天下人都不必苦苦的作好人了？這又不然。在那等傷天害理的，一納頭的作了去，便叫作「自作孽，不可活」，那是一定無可救藥的了；果然有些善根，再知悔過，這人力定可以回天，便教作：「天作孽，猶可違」。何況安老爺這位忠厚長者呢？看不得他飛的不高，跌的不重，須知他苦的不盡，甜的不來，這是一。再說，安老爺若榜下不用知縣，不得到河工；不到河工，不至於獲罪；不至獲罪，安公子不得上路；安公子不上路，華蒼頭不必隨行；華蒼頭不隨行，不至途中患病；華蒼頭不患病，安公子不得落難；安公子不落難，好端端家裡坐著，可就成不了這番「英雄兒女」的情節，「天理人情」的說部。列公，卻莫怪說書的饒舌。

閒話休提。卻說那河台一面委員摘去安老爺的印信，一面拜發折子，由馬上飛遞而來，不過五六天就得見面。當朝聖人愛民如子，一見河水沖決，民田受害，龍顏大怒，便照折一道旨意，將安學海「革職拿問，帶罪賠修」。這個旨意從內閣抄了出來，幾天工夫就上了京報，那報房裡便挨門送看起來。

安公子雖是閉門讀書，不問外事，早有那些關切些的親友得了信，遣人前來探聽。也有說白來看看的，也有說打聽任上一向有無家信的，卻都不肯明說。這日，有向來拜從安老爺看文章的一位梅公子，也是個世家，前來看望。見了安公子，便問：「老師這一向有信麼？」安公子說：「便是許久沒接著老人家的諭帖了。」梅公子又問說：「也沒聽見甚麼別的事呀？」安公子見他問的奇怪，連忙答說：「無所聞。這話從何問起？」梅公子道：「昨日聽見個朋友講起，說老師在河工上有個小小的罣誤，卻也不知其詳。要是吏部認得人，何不托人打聽打聽，見了原奏，就可知道詳細了。」安公子聽說，驚疑不定，要著人到烏宅打聽，偏偏的烏大爺新近得了閣學欵差，往浙江查辦事件去了，別處只怕打聽得不確，轉致誤事。

當下那程師爺在坐，便說道：「吏部有我個同鄉，正在功司，等我去找他問問，就便托他抄個原奏的底子來看看，就放心了。」說著，連忙起身，進城去打聽。隨後梅公子也就告辭。安公子急得熱鍋上螞蟻一般，一夜也不曾好生得睡。直到次日晌午，那程師爺才趕回來。一見公子，便說：「事體卻不小，幸喜還不礙。」說著，從懷裡把那抄來的原奏掏出來，遞給公子閱看。只見上面的出語寫的是：「請旨革職拿問，帶罪賠修，俟該參員果否能於限內照數賠繳，如式修齊，再行奏聞請旨。」公子看先，那程師爺又說道：「據部裡說，只要銀子賠完，工程報竣，還可以送部引見。照這案情，大約沒有個不開復的，只不曉得老爺任所打算得出許多銀子來不能？」公子道：「老人家帶的盤纏本就無多，自己又是一文不要的，縱然有幾兩養廉，這幾個月日用，兩三番的調任，大約也用完了，任上一時那裡弄得出五六千銀子來？家中又別無存項，偏烏克齋又上了浙江，如果他在京，大約弄個兩三千金還容易。這便如何是好？」說著，便急得淚流不止。程師爺連忙說：「世兄，你且不要煩惱，等咱們大家慢慢計議出個道理來。」公子說：「我的方寸已亂，斷無道理可計議了！」

那時安老爺留在家中照料家務的，還有個老家人，姓張，名叫進寶，原是累代陳人，年紀有七十餘歲。他見公子十分的著急，便同華忠從旁說道：「我的小爺，你別著急，倘然你要急出個好共歹來，我們作奴才的可就吃不住了！如今有個商量。」因向程師爺說道：「我們小爺本就沒主意，再經了這事，別為難他了！倒是程師老爺替想想，行得行不得。這如今老爺是有了銀子就保住官兒了，沒有銀子，保不住官，還有不是。老爺任上沒銀子，家裡又沒銀子，求親靠友去呢，就讓人家肯罷，誰家也不能存許多現的。」程師爺便道：「不必定要如數，難道老爺在外頭不作一點打算不成？如今弄多少是多少，也只好是集腋成裘了。」

那張老頭兒聽了，說道：「好哇！正是這話了。」因又向公子道：「這話也不用遠說，只這眼前就有一個地方可以打算，華忠他也不知道。咱們這西山裡不是有座寶珠洞嗎？那廟裡當家的不空和尚，他手裡卻有幾兩銀子，向來知道他常放個三頭五百的帳，老爺常到他廟裡下棋閒談，合他認得，奴才們也常見，如今就找他去。那和尚可是個貪利的，大約合地空口說白話也不行。我們圍著莊子的這幾塊地，年終不是有二百多銀的租子嗎？就把這個兌給他，合他說明白了，按月計利，不論年分，銀到歸贖。合他借多少是多少，下餘的再想法子。必得這樣，那銀子才打算得快。我們小爺是不懂這些事情的，程師老爺，你老白替想想怎麼樣？」那師老爺說道：「豈但白替想想，我承老爺的相待，我們又從幼就在一處，同親弟兄一樣，如今托我在家照料，我雖不能為力，難道連一句話也不肯說不成？慢講照這樣辦法沒有差錯，就便有些差錯，老爺日後要怪，就算你我一同商量的都使得。那銀子有處寄去，很好，倘然沒有妥便，就是我走一蕩也使得。」那張老頭兒說道：「怎麼驚動起師老爺來了？你老人家別看我這七十來歲的老頭子，托我們老爺的福，也還巴結著跑的動，何況是報答主兒呢！」

華忠聽了，便插嘴道：「老大爺，你老人家算了罷，那可不是話！你要去，在你老人家可算得忠心報主咧。不是我說句怎嗎兒的話，這個年紀，倘然經不得辛苦，有點兒頭疼腦熱，可不誤了大事了嗎？你老人家弄妥當了，還是我跑罷。」

那張進寶道：「你更離不得了，你去了，這位小爺出來進去的交給誰呀？」兩個擲老頭子，你一言我一語抬個不了，卻都為主人的事。

公子怔了半天，說道：「你們先不必吵吵，先打算銀子去要緊。有了銀子，我自己去，我已經想了半天了。你們想，老爺這番光景，太太不知急的怎麼個樣兒，再加惦記著我，二位老人家心裡更不知怎麼難過。不如我去見見，倒得放心。如果有了銀子，就是嬾嬾爹跟我去，至多再帶上一個人，咱們明日就起身。」程師爺笑道：「世兄，你可是不知世路之難了。」

那銀子借得成否還不得知，就便可成，還有許多應商的事，如何就定得明日起身呢！況且老翁把你留京，深望你這番鄉試一舉成名。如今場期將近，丟下出京，倘然到那裡，老人家的公事已有頭緒了，恐怕倒大不是老人家的意思。」公子說道：「不見得我這一進場就中；滿算著中了，老人家弄到如此光景，我還要這舉人何用？」程師爺道：「這是你的孝思不匱，原該如此。但此刻正是沿途大水，車斷走不得，你難道還能騎長行牲口去不成？此事還得斟酌。」那張進寶、華忠二人也是苦苦的相攔。

怎奈公子主意已定，說：「你們大家都不用說了，再說我就真急了！」華奶公見公子發急，只得哄他說道：「且等借了銀子來，咱們慢慢再講去的話。」因向程師爺說：「師老爺不知道，我們這位小爺只管像個女孩兒似的，馬上可巴圖魯（滿語，英雄、勇士。），從小兒就愛馬，老爺也常教他騎，就是劣廝些兒的馬也騎得住。真要去，那長行牲口倒不必愁。」說著又道：「今日回回師傅，索興別作那文章了罷，咱們回來帶著小兒們在這園子周圍散誕散誕。」程師爺道：「正是，不要過於那個，暢一暢罷。」公子口裡答應著，只是發怔。

說話間，外邊拿進兩個職名來，一個上寫著「管日粉」，一個上寫著「何之潤」。原來那管日粉號叫子金，是個舉人；何之潤號叫麥舟，由拔貢用了小京官，已經得了主事——都是安老爺造就出來的學生。也因曉得了安老爺的信息，齊來安慰公子。公子看

了職名，即刻叫請。二人進來，安慰了一番，公子也把方才的話一一的告訴二人。那管子金便先說道：「想不到老師如此的不順。我們已寫了知單，去知會各同窗的朋友，多少大家集個成數出來。但恐太倉一粟，無濟於事。這裡另備了百金，是兄弟的老人家同何老伯的。」何之潤接著也說道：「偏是這個當兒烏克齋不在家，昨日老人家已經懇切寫了一封信，由提塘給他發了去了。他在外面登高而呼，只怕還容易些。況且浙江離淮安甚近，寄去也甚便。老師這事情大概也就可挽回了。龍媒，你不必過於惦記，把身子養得好好兒的，好去見老人家。」公子一一的答應致謝。少刻，又有那些親友們來看，人來人往，亂了半天。也有說是必該親去的，也有說還得斟酌的，公子此時意亂如麻，只有答應的分兒，也不及合那些人置辯。眾人談了幾句，不能久坐，一一的告辭。

公子才送了出去，又見門上的人跑進來回道：「舅太太來了。」原來這舅太太就是佟孺人娘家的嫂子，早年孀居，無兒無女。佟孺人起身時，曾托過他常來家裡照應照應，今日也是聽見這個信息前來看望。一進門，見了公子就說道：「你瞧，這是怎麼說呢！」說著，便掏小手巾兒擦眼淚。一路進來，又慢慢的細問了一番。自有家中留下的兩個女人並華嬾嬾支應，裝煙倒茶。

正說話間，那張進寶從廟裡回來，進門先給舅太太請了安。公子便趕著問道：「怎麼樣？」張進寶回道：「奴才到了那裡，那不空和尚先前有些推托，後來聽見老爺這事，他說：『既然如此，老爺是我廟裡的護法，再沒不出力的，都照你說的，怎麼好怎麼好。但是多了沒有，我這裡只有二千銀子，就全拿了去，可得大少爺寫個字據。』」依奴才看，他倒不是怕奴才這個人靠不住，他是靠不住奴才這歲數了。大概再多幾兩他也還拿得出來。如今他只借給二千銀子，他是扣著利錢說話呢！」公子更不問別的長短，便問：「銀子呢？」張進寶說道：「那得明日兌了地，立了字兒，就可以拿來。」說著，便又將方才在外如何商量並公子怎樣要去的話，回了舅太太一遍。

舅太太聽了，連忙說道：「噯喲！好孩子，那可使得不得，二三千地呢！這麼大遠的，你可不許胡鬧！」公子本來生怕舅母攔他，聽了這話，早急得滿面通紅，兩眼含淚的說道：「好舅母，別攔我了！我聽見這信，心裡已經急的恨不得立刻就飛到淮安，見著面才好！再要攔著我不教去，我必憋出一場大病來，那時死了……」這句話沒說完，就放聲大哭起來。

把個舅太太慌的，拉著他的手說道：「好孩子，好外外（外外：即外甥。後文「外外姐姐」，指外甥媳婦。）你別著急，別委屈！咱們去！咱們去！有舅母呢！」這公子才不言語了。

列公，這安公子是那女孩兒一般百依百順的人，怎麼忽然的這等執性起來？從來說「父子至性」，有了安老爺這樣一個慈父，自然就養出安公子這樣一個孝子。他這一段是從至性中來的，正所謂兒女中的英雄，一時便有個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的意思。旁人只說是慢慢的勸著就勸轉來了，那知他早打了個九牛拉不轉的主意，一言抄百總，任是誰說，算是去定了。

話休絮煩。次日，張進寶便把外間的事情分撥已定，請公子在那借約上畫了押，把銀子兌回來。內裡多虧舅太太住下，帶了華嬾嬾並兩三個僕婦，給他打點那路上應穿的衣服，隨手所用的什物。一時商定華忠跟去，又派了一個粗使小子，名叫劉住兒的跟著，好幫著路上照應。僱了四頭長行驢子，他主僕三個人騎了三頭，一頭馱載行李銀兩。連諸親友幫的盤費，也湊了有二千四五百金。那公子也不及各處辭行，也不等選擇吉日，忙忙的把行李弄妥，他主僕三人便從莊園上起身。兩個驢夫跟著，順著西南大路奔長新店而來。到了長新店，那天已是日落時分，華忠、劉住兒服侍公子吃了飯，收拾已畢，大家睡下，一宿晚景不提。

次日起來，正待起身，只見家裡的一個打雜的更夫叫鮑老的闖了進來，向著劉住兒說道：「你快家去罷，你們老奶奶子不濟事兒咧！」那劉住兒一怔，還沒及答言，華忠便開口問道：「這是那裡的話？我走的時候，他媽還來托付我說，『道兒上管著他些兒，別惹大爺生氣。』怎麼就會不濟事兒了呢？」

鮑老說：「誰知道哇！他摔了一個筋斗，就沒了氣兒了麼！」華忠又問說：「誰教你來告訴的？」鮑老說道：「他家親戚兒。我來的時候，棺材還沒有呢。」華忠說：「你難道沒見張爺就來了麼？」鮑老說：「我本是前兒合張爺告下假來，要回三河去，因為買了點東西兒，晚了，夜裡個才走，他家親戚兒就教我順便捎這個信來。來的時候，張爺進城給舅太太道乏去了。沒見著。」

兩個人這裡說話，劉住兒已經爬在地下，哭著給安公子磕頭，求著先放他回去發送他媽。華忠就擻著鬍子說道：「你先別為難大爺。你聽我告訴你：咱們這個當奴才的，主於就是一層天，除了主子家的事，全得靠後。你媽是已經完了，你就飛回去也見不著了。依我說，你倒不如一心的伺候大爺去，到了淮安，不愁老爺、太太不施恩。你白想想，我這話是不是？」那劉住兒倒也不敢多說。

公子聽了，連忙說道：「嬾嬾爹，不是這樣。他這一件事，我看著聽著，心裡就不忍。再說，我原為老爺的事出來，他也是個給人家作兒子的，豈有他媽死了不教他去發送的理？斷乎使不得！倒是給他幾兩銀子，放他回去，把趕露兒換了來罷。」原來這趕露兒也是個家生子兒，他本姓白，又是趕白露這天養的，原叫白露兒，後來安老爺嫌他這名字白呀白呀的，不好叫，就叫他趕露兒，人也還勤謹老實。華忠聽公子這話，想了一想，因說道：「大爺這話倒也是。」便對劉住兒說：「你還不給大爺磕頭嗎？」那劉住兒連忙磕了一個頭，起來，又給華忠磕頭。華忠拿了五兩銀子，回明公子，賞了他，囑咐說：「你這一回去，先見見張爺，告訴明白張爺，就說大爺的話：把趕露兒打發了來，教他跟了去。可告訴明白了他，我跟著大爺今日只走半站。在尖站上等他，教他連夜走，快些趕來。你趕緊把你的行李拿上，也就走罷。」那劉住兒一面哭，一面收拾，一面答應，忙忙的起身去了。隨後華忠又打發了鮑老，便一人跟著公子起行上路。

到了尖站，安公子從這晚上起，就盼望趕露兒來，左盼右盼，總不見到。華忠說：「今日趕不到的，他連夜走，也得明日早上來。大家睡罷。」誰想到了次日早上，等到日出，也不見趕露兒來。華忠抱怨道：「這些小行子們，再靠不住！這又不知在那裡頑兒住了。」因說：「咱們別耽誤了路，給店家留下話，等他來了，教他後趕兒罷。」說著，便告訴店裡：我們那裡尖，那裡住，我們後頭走著個姓白的伙計，來了告訴他。店主人說：「你老萬安罷，這是走路的常事，等他來說給他就完了，誤不了事。」華忠便同了公子按程前進。不想一連走了兩站，那趕露兒也沒趕來。把個公子急的不住的問：「嬾嬾爹，他不來可怎麼好呢？」華忠說道：「他娘的！這點道兒趕不上，也出來當奴才！大爺不用著急，靠我一個人兒，挺著這把老骨頭，也送你到淮安了。」

列公，你道那劉住兒回去也不過一天的路程，那趕露兒連夜趕來，總該趕上安公子了，怎麼他始終不曾趕上呢？有個原故。原來那劉住兒的媽在宅外頭住著，劉住兒回家就奔著哭他媽去了，接連著買棺盛殮、送信、接三，昏的把叫趕露兒這件事忘的蹤影全無。直等到三天以後，他才忽然想起，告知了張進寶，被張進寶實實的罵了一頓，才連忙打發了趕露兒起身。所以一路上左趕右趕，再趕不上公子。直等公子到了淮安，他才趕上，真成了個「白趕路兒」的了。此是後話不提。

卻說那華忠一人服侍公子南來，格外的加倍小心，調停那公子的饑飽寒暖，又不時的催著兩個驢夫早走早住。世上最難纏的無過「車船店腳牙」。這兩個驢夫再不說他閒下一頭驢子，他還是不住的左支腳錢，右討酒錢，把個老頭子似的，嚷一陣，鬧一陣，一路不曾有一天的清淨。

一日，正走到在平的上站。這日站道本大，公子也著實的乏了，打開鋪蓋要早些睡，怎奈那店裡的臭蟲咬的再睡不著。只見華忠才得躺下，忽又起來開門出去。公子便問：「嬾嬾爹，你那裡去？」華忠說：「走走就來。」一會兒才得回來，復又出去。公子又問：「你怎麼了？」華忠說：「不怎麼著，想是喝多了水了，有些水瀉。」說著，一連就是十來次。先前還出院子去，到後來就在外間屋裡走動，哼啊哼的，哼成一處；噯喲啊噯喲的，噯喲成一團。公子連忙問：「你肚子疼呀？」那華忠應了一聲進來，只見他臉上發青，摸了摸，手足冰冷，連說話都沒些氣力，一會便手腳亂動，直著脖子喊叫起來。公子嚇得渾身亂抖，兩淚直流，搓著手，只叫：「這可怎麼好！這可怎麼好！」

這一陣鬧，那走更的聽見了，快去告訴店主人，說：「店裡有了病人了！」那店主人點了個燈籠，隔窗戶叫公子開了門，進來一看，說：「不好！這是勾腳痧，轉腿肚子！快些給他刮出來打出來才好呢！」趕緊取了一個青銅錢，一把子麻秸，連刮帶打，直弄的週身紫爛渾青，打出一身的黑紫包來，他的手腳才漸漸的熱了過來。店主人說：「不相干兒了，可還靠不住，這痧子還怕回

來。要得放心，得用針紮。」因向公子說：「這話可得問客人你老了。」公子說：「只要他好，只是這時候可那裡去找會扎針的代服去呢？」店主人說：「你老要作得主，我就會給他紮。」公子是急了，答應不上來。還是華忠拿手比著，叫他紮罷。他才到櫃房裡拿了針來，在「風門」、「肝俞」、「腎俞」、「三里」四個穴道紮了四針。只見華忠頭上微微出了一點兒汗，才說出話來。公子連連給那店主人道謝，就要給他銀子。店主人說：「客人，你別！咱一來是為行好，二來也怕嚇了我的店。真要死了，那就累贅多了。」說著，提著那燈籠照著去了，還說是：「客人，你可想著關門。」公子關了門，倒招呼了半夜的癩癩爹，這才沉沉睡去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日，只見那華忠睡了半夜，緩過來了，只是動彈不得，連那臉上也不成人樣了。公子又慰問了他一番。跑堂兒的提著開水壺來，又給了他些湯水喝。公子才胡撈忙亂的吃了一頓飯。那店主人不放心，惦著又來看。華忠便在炕上給他道謝。那店主人說：「那裡的話，好了就是天月二德！」公子就問：「你看著，明日上得路了罷？」店主人說：「好輕鬆話！別說上路，等過二十天起了炕，就算好的！」華忠說：「小爺，你別著急，等我歇歇兒告訴你。」

店主人走後，他便向公子說：「大爺呀！真應了俗語說的：『一人有福，托帶滿屋。』一家子本都仗著老爺，如今老爺走這步背運，帶累的大爺你受這樣苦惱，偏又遇著劉住兒死媽。

只可恨趕露兒這個東西，到今日也沒趕來。——原說滿破著不用他們，我一個人也服侍你去了，誰想又害了這場大病，昨兒險些死了。在咱們主僕，作兒女，作奴才，都是該的。只是我假如昨日果然死了，在我死這麼一千個，也不過臭一塊地。只是大爺你前進不能，後退不能，那可怎麼好！如今活過來了，這就是老天的慈悲。」

那華老頭兒說到這裡，安公子已就是哭得言不得語不得。

他又說道：「我的好小爺，你且莫傷心！讓我說話要緊。」便接著說道：「只是我雖活過來，要照那店主人說的二十天後不能起炕的話，也是瞎話；大約也得個十天八天才扎掙得起來。倘然要把老爺的這項銀子耽擱了，慢說我，就挫骨揚灰也抵不了這罪過。我的爺，你可是出來作甚麼來了？我如今有個主意：這裡過了莊平，從大路上岔道往南，二十里有個地方，叫作二十八棵紅柳樹，那裡有我一個妹夫子。這人姓褚，人稱他是褚一官。他是一個保鏢的，他在那地方鄧家莊跟著他師父住。我這妹妹比我小十來多歲，我爹媽沒了，是我們兩口子把他養大了聘的，所以他們待我最好。如今他跟著他師父弄得家成業就，上年他還捎了書子來，教我們兩口子帶了隨緣兒告假出去，脫了這個奴才坯子，他們養我的老。我想著受主子恩典，又招呼了你這麼大，撂下走了，天良何在？那還想發生嗎？我可就回復了他們了，說：『等求著你們的時候，再求你們去。』這書子我不還求大爺你念給我聽來著麼！如今我求他去。大爺，你就照我這話並現在的原故，結結實實的替我給他寫一封書子，就說我求他一直的把你送到淮安，老爺自然不虧負他的。你可不要轉文兒，那字兒要深了，怕他不懂。你把這信寫好了帶上，等我托店家找一個妥當人，明日就同你起身。只走半站，到莊平那座悅來老店，落程住下，再給驢夫幾百錢，叫他把這書子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，叫褚老一找到悅來店來。他長的是個大身量，黃淨子臉兒，兩撇小鬍子兒，左手是個六枝子。倘然他不在家，你這書子裡寫上，就叫我妹子到店裡來。該當叫甚麼人送了你去，這點事他也分撥的開。我這妹子右耳朵眼兒豁了一個。大爺，你可千千萬萬見了這兩個人的面再商量走的話，不然，就在那店裡耽擱半天倒使得。要緊！要緊！我只要扎掙的住了，隨後就趕了來。路上趕是趕不上了，算是辜負了老爺、太太的恩典，苦了大爺你了。只好等到任上，把這兩條腿交給老爺罷！」說著，也就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

公子擦著眼淚低頭想了一想，說：「有那樣的，就從這裡打發人去約他來，再見見你，不更妥當嗎？」華忠說：「我也想到這裡了，一則，隔著一百多地，驢夫未必肯去；二則，如果褚老一不在家，我那妹子他也不好跑出這樣遠來；三則，一去一來又得耽誤工夫，你明日起身又可多走半站。我的爺，你依我這話是萬無一失的。」公子雖是不願意，無如自己要見父母的心急，除了這樣也再無別法，就照著華忠的話，一邊問著，替他給那褚一官寫了一封信。寫完又念給他聽，這才封好。面上寫了「褚宅家信」，又寫上「內信送至二十八棵紅柳樹鄧九太爺寶莊問交舍親褚一爺查收」，寫明年月，用了圖書，收好。華忠便將店主人請來，合他說找人送公子到莊平的話。

那店主人說：「巧了，才來了一起子從張家口販皮貨往南京去的客人，明日也打這路走，那都是有本錢的，同他們走，太保得重了，也不用再找人。」華忠說：「你還是給我們找個人好，為的是把這位送到了，我好得個回信兒。」店主人說：「有了，有了。那不值甚麼，回來給他幾個酒錢就完了。」公子見癩癩爹一一的佈置的停當，他才略放下一分心，便拿了五十兩一封銀子出來，給癩癩爹盤費養病。華忠道：「用不了這些，我留二十兩就夠使的了。還有一句話囑咐你，這項銀子可關乎著老爺的大事。大爺的話，路上就有護送你的人，可也得加倍小心。這一路是賊盜沒沒的地方，下了店不妨，那是店家的干係，走著須要小心。大道正路不妨，十里一墩，五里一堡，還有來往的行人，背道須要小心。白日裡不妨，就讓有歹人，他也沒有大清白晝下手的，黑夜須要小心。就便下了店，你切記不可胡行亂走，這銀子不可露出來。等閒的人也不必叫他進屋門，為的是有一等人往來的就辦作討吃的花子，串店的妓女，喬妝打扮的來給強盜作眼線看道兒，不可不防。一言抄百語，你『逢人只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』。切記！切記！」公子聽了，一一的緊記在心。一時彼此都覺得心裡有多少話要說、要問，只是說不出，主僕二人好生的依依不捨。

話休絮煩，一宿無話。到了五更，華忠便叫了送公子去的店伙來，又張羅公子洗臉吃些東西，又囑咐了兩個驢夫一番，便催著公子會著那一起客人同走。可憐那公子嬌生慣養，家裡父母萬般珍愛，乳母丫鬟多少人圍隨，如今落得跟著兩個驢夫，戴月披星、衝風冒雨的上路去了。這正是：

青龍與白虎同行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

要知那安公子到了莊平，怎生叫人去尋褚一官，那褚一官到底來也不來，都在下回書交代。